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二五二回 群雄聚議褚家莊 光祖獨上鳳凰嶺

卻說朱光祖並未接著褚標的信，偶然來訪。忽見黃天霸、計全在此，驚喜交集。大家相見已畢，他便問黃、計二人道：「聞說大人已赴淮安，你二位何以到此？」計全道：「自別以後，沿途多有磨折，一言難盡。現在是保護大人，前往淮安。不意在安樂鎮，二次失去金牌，為張桂蘭盜去。素知大哥與鳳凰嶺張七交情甚厚，本意登門奉求。但大哥行蹤無定。後聞褚老叔知道大哥蹤跡，因與黃賢弟先拜褚老叔，轉煩褚老叔指明路徑，再行登門奉求。乃褚老叔體帖小的等跋涉之苦，囑小弟等住在此處，由老叔作書奉請。今幸大駕不速而來，是真天假之幸也。」褚標道：「朱賢弟，你卻不可推諉，須去走一遭才好。」黃天霸道：「小弟本欲獨往，褚老叔相阻，故未前去。」

最恨金牌盜去，還留下個字帖，定要小弟去討，可能耐得？今幸大哥前來。」光祖道：「賢弟休急。愚兄既受褚老英雄之托，又得賢弟叮嚀，豈敢推諉？但此事必須從長計議，想個盡善盡美的法兒。」說著，莊丁擺上酒肴。朱光祖首位，計全對面，黃天霸坐橫頭，褚標主位。三巡以後，只見朱光祖走到褚標面前，將手一拉道：「老英雄這裡來斟酌。你老可知張桂蘭盜去金牌，頗有用意麼？」褚標道：「咱是猜詳不出來。」光祖道：

「張七久知天霸本領高強，欲將張桂蘭匹配與他；又怕天霸雖是綠林出身，現在做了官，要鬧起官派來，不肯同他做親，此件是一。又恐天霸雖肯，施大人不行，豈不徒然落一話柄。因此無意中與女兒談起天霸本領來。張桂蘭道：『爹爹你常說天霸的本領高強，你女兒倒要同他比個高低。』後來張桂蘭大約打聽得施公有欽賜的金牌，她便前去盜來，並指明天霸去取，這其中就有了深意了。明日先去一遭，姑作前去做媒。他若肯了，將金牌取回，我再去了見了施公，說明此事，以便擇日迎娶。」

他若不肯，隨後再作商量。總之，張七並無殺害之心，而且時常誇獎天霸。無奈張桂蘭驕傲太甚。如果叫她見著天霸，也是願意相從的，只恐天霸不肯。」褚標道：「據老弟所說，因怕天霸不肯，還得由桂蘭與天霸比高下。」光祖道：「看你老這話，實在明白。我們現在去，可向黃天霸如此如此，先將他定住；然後再去那裡，善為說法，看是如何，便好計議了。」褚標道：「老弟之言，甚合我意，就此做法。」

說著走了出來，仍然歸座。莊丁捧上熱酒。褚標端杯在手，先望計全丟了個眼色。計全會意。褚標向天霸說道：「老朽與朱賢弟計議了一個絕妙主見，此時卻不便告訴。可是要賢姪先答應了，事成之日，不能改齒。」天霸不知他二人葫蘆裡賣的什麼藥，滿腹狐疑，不便啟口。計全道：「賢弟你只管答應，不要學那婦人見識，疑疑惑惑的。」天霸不得已，只得允了。

計全見天霸已允，復向二人說道：「黃賢弟業已遵命。倘金牌取不回來，那時褚老叔與朱大哥，又將如何？」褚標、朱光祖道：「如果金牌取不回來，咱倆定然以手代足，來見你倆；但是天霸若有更改，咱倆便唯你是問。」停了一會子，飯已用畢，抽著空，褚標又將前話對計全說明，計全好不喜歡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日朱光祖便辭了褚標，並天霸、計全，直向鳳凰嶺而來。

走了兩日，這天已到。先在門口問：「在家不在家？」莊丁回道：「朱爺是今天來的，如果□日前來，可碰不見莊主了。」

咱莊主回來，剛有五天，現在家呢。你老請進去罷！」朱光祖聽說，便知張七是同他女兒一齊去盜金牌了。只見莊丁引著，朱光祖到了裡面。請光祖在客廳上坐下，莊丁進去通報。一會張七出見，彼此一揖坐下，有人獻上茶。張七說道：「賢弟何來？」光祖道：「兄得快婿，特來道喜！」張七道：「此話怎講？愚兄並無此事，賢弟莫非誤聞。」朱光祖道：「兄與弟情同手足，何作此欺人之語？兄無快婿，弟何敢言？而且有人欲為令媛作伐，雖紅絲相係，千里姻緣，若無人執柯，亦屬不成體統。弟今此來，一則為兄道喜，要做毛遂自薦，自居冰人。」

弟所謂兄得快婿者，即兄常言之人也。今日天假之緣，以欽賜金牌為媒。褚大哥本擬與弟同來，但恐老哥難釋前衍，相見反而不美。因此兼囑小弟：先為致意；做媒吃酒，缺一不行。尚望老哥成事不說，和好如初。若以弟言為然，則褚大哥改日必當登門敬謝。」張七半晌答道：「褚大哥前者之事，賢弟是盡知的。愚兄雖有不是，褚大哥亦未免過於激烈，因此才老羞變怒的，事後也是過意不去。屢想前去，恐他念起舊惡，使愚兄難以為情。今既蒙褚大哥不棄，又得老弟前來，愚兄敢不遵命。」

至於小女之事，黃天霸雖稱英勇，愚兄亦不過偶爾道及，何得以閒談之言，據以為實。且施不全金牌，已為小女盜去，現在彼此已成仇敵。況小女盜那金牌之時，曾留下字帖一紙：指明要黃天霸來取，是小女與天霸又成仇敵了。以此兩重仇怨，方欲報之不可，還說什麼姻緣呢？請勿復言，實難從命。若謂賢弟極思飲酒，愚兄好酒是現成的，絕不鄙吝。」畢竟朱光祖說出什麼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